

# 永恒的执著

永恒

他，有冷冷的心、冷冷的臉、和冷冷的話；  
我，有平凡的心、平凡的臉、和平凡的話。  
我和他是一對要好的男性朋友。  
我愛他但不是同性戀，  
就像我愛我不是同性戀一般。  
他對我呢？就像他對一般人；  
他對我沒有感情，就像他對一切事物。  
和他相處的一段日子，平淡地令人難以忘懷，  
而對他而言我們的相聚也只不過是再一次的機率罷了。

× × ×

故事中的「我」，不是作者；  
故事中的「他」，也不是永恒。

× × ×

「好冷喔，還好有太陽。」  
金色的光輝普照大地，好不耀眼。除了影子。  
我和他並排走著，只有一線之隔——陽光與影子的交線。  
「今天這麼冷，怎麼不過來一點讓太陽晒晒。」我往旁邊靠了靠，讓出一些陽光給他。  
「不屬於我的，又何必擁有。」他說話總是這樣陰陽怪氣的。  
懶得理他。

× × ×

註定要失去的，又何必強求。

× × ×

「噫？我們班在那邊打球耶！」我們走到了籃球場。「我們過去跟他們打聲招呼吧。」  
「你去吧，我在這裡等你。」總覺得他的臉好黑，看不清楚。  
「好，你等一下。」我也不想讓他久等，和大家打聲招呼就回來了。  
「走吧。」我說。  
這時有隻狗像瞎了似地往他的腳上跑，他看了看那隻狗。做了一個令我不敢相信的表情——他笑了！  
那應該算是微笑吧，沒有發出聲音，只是嘴角微微上揚而已。  
他緩緩地繞過那隻狗，還依依不捨地望著他笑。  
笑！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 × ×

總為無知的小孩感到可笑。  
總為垂死的老人感到不屑。  
總為年輕的自己感到驕傲。

× × ×

「真懷疑父母對子女的要求真的是基於愛，還是只是滿足他們擁有的欲望罷了。」  
我今天和媽媽吵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架。

「都有吧。」他總是用幾個字回答我的問題。「你愛你父母嗎？」

「不知道，不過我想總是有感情的。」

「什麼感情。」

「親子之情囉。」

「哼，什麼是親子之情？和朋友之情不同嗎？和愛情不同嗎？」他冷冷的臉中隱隱露出不屑。

「有些話只會和朋友講，而有些話只會和父母講，這應該是感情的不同所造成的結果吧。」

「父母不是你的朋友嗎？」他又問。

「不知道。不過就算是，那也是另一種類型的。」

「……。」他終於不再問下去了。

× × ×

偶爾，母親望著自己三歲小孩的生殖器官傻笑；

偶爾，父親玷辱了自己的女兒；

偶爾，父母和子女在意外的情況下結了婚。

× × ×

「你喜歡兒子還是女兒？」今天竟然是他主動挑起話題。

「如果不受傳宗接代觀念的影響，我比較喜歡女兒。」我說。

「為什麼？」

「或許因為女兒比較窩心吧。」

「窩心，窩心？嗯，窩心。」

「印象中，女兒通常比較乖，比較能聊天溝通，也比較能分憂解勞。」

「嗯。」

「你呢？」我問。

「我不喜歡小孩。」

「為什麼？」

「我不喜歡無知的東西。」

「你小時候還不是一樣無知。」

「所以我不喜歡我小時候。」

「……。」

「女兒的確是不錯。」他說。

「噢？」

「女兒對父親而言的確是不錯。」

「你說什麼？」

「女兒對男人來說的確是不錯。」

「噢？你越說越離譜了。」

× × ×

從不曾看見日光燈發出日光，  
從不曾看見戰爭之後看見和平寧靜，  
從不曾看見人類停止自殺。

× × ×

這一天，我們走到了新公園。

「什麼是同性戀？」他問得很突然。

「大概同性之間有性的聯想、幻想，甚至產生性的接觸，就是同性戀吧。」

「我們是同性戀嗎？」

「哈！當然不是，就算我們再怎麼喜歡對方、依賴對方，只要我們沒有產生性的聯想，就談不上什麼同性戀。」

「你喜歡我嗎？」  
「當然是有感情的，可是說『喜歡』就太太……太那個了一點，畢竟我們不像外國人如此濫用『我愛你』這句話。」  
在這一波波的攻勢下，我的驚愕和他的冷靜形成強烈的對比。

× × ×

在光鮮奪目的花草中，兩隻蝴蝶翩翩飛舞，多麼令人羨慕。  
牠們可能是兩隻公蝴蝶。

× × ×

肚子又痛了，每次天氣變冷了就會這樣。  
他陪我坐在椅子上休息。  
「怎麼樣？還痛嗎？」我似乎感覺到了他的關心，雖然他的聲音仍是如此冷淡。  
「嗯。」刺痛就像一羣冰冷的螞蟻在我的身體攢進攢出。  
他伸出手來，拉開我的衣服，溫暖藉著他的手源源湧來，爲我趕走那羣冰凍的螞蟻。  
他的臉還是那麼地冷。

× × ×

永恆的是什麼？是不斷的追尋吧！  
追尋什麼呢？是宇宙的真理吧！  
宇宙的真理？就是生命的意義吧！

× × ×

「明天聯誼你要不要去？」他平常很少參加這種活動，我真的很希望他去。  
「不要。」唉！問了也是白問。  
「去玩一玩嘛，很好玩的。」  
「……。」他冷冷的臉真像一個大釘子。  
「去多交一些朋友，不然實在太悶了，你老是把自己封閉起來，遲早會出問題的。」

「你自己去吧。」  
「就算是我邀請你嘛，看在我的面子上，去囉。」  
「……。」他的臉根本就是一個大釘子。

× × ×

春天是綠色的、夏天是藍色的、秋天是褐色的、冬天是灰色的。

× × ×

「前天你在幹嘛？」一向都是由我挑起話題的。  
「和平常一樣，沒什麼特別。」  
「那你平常在幹嘛？」  
「你前天不是去聯誼嗎？好玩吧。」  
「哇！好玩，當然好玩。我還新認識一個女的，我和她聊了好久，我還向她要了地址、電話，她很大方地給了我，還告訴我有空可以約她出去玩。更重要的是，她好漂亮。怎樣？羨慕吧。」一想到前天的聯誼，我就忍不住狂喜。  
「嗯，的確令人羨慕。」他的臉跟木板一樣，看不出一點羨慕的表情。  
「真希望能馬上再看到她。」  
「那是不可能的。」  
「喂，別潑我冷水。」真不知他是羨慕還是嫉妒。  
「太冷只會讓生命活動停止，但太熱卻會使生命毀滅。」他說。

× × ×

好友們的祝福如詛咒般地困住了這一對情侶，再也分不開了。就算他們想分開。

× × ×

「每次我呆呆地望著她時，就覺得心裡不住地跳動。」

「或許吧。」

「她很好看吧。」他看過她了。

「隨便。」

「什麼隨便？」

「隨便就是隨便。」不知他是不耐還是氣憤。

「我的心是屬於她的。」

「沒有一個人是屬於另一個人的，甚至也不屬於自己。」

「愛是沒有理由的。」

「就像你喜歡吃蚵仔煎一樣嗎？」

「你這個比喻很奇怪。」

「好吃就是好吃，難吃就是難吃，沒有為什麼；喜歡就是喜歡，討厭就是討厭，沒有為什麼。」

「我不知道，反正我覺得我是愛上她了。」

× × ×

公雞不住地啼叫，似乎知道黎明即將來臨；

巴夫洛夫的狗貪婪地流著口水，似乎知道牠馬上可以大吃一頓。

× × ×

「聽說她有男朋友了。」心情壞透了，整個人亂亂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嘛。

「嗯，小心。」原來我們正在過馬路。

「怎麼會這樣？」我真是白痴，一點行動都沒有。

「我送你回家。」他說。

我們轉入巷子，這是回我家的路。

「怎麼辦？他有男朋友了。」

「那一家蚵仔煎店倒了，你會如何？」

「不要說風涼話，它倒了關我什麼事。」

「它倒了，你想吃蚵仔煎怎麼辦？」

「換一家不就好了。」

「小事。」

「廢話，失戀的又不是你。」

「換一家。」他說。

真是雞同鴨講。

「再見。」家到了。可是他的家還沒到

× × ×

失戀的感覺？

過去不曾，

現在沒有，

以後不會。

但被永恆遺棄的感覺，也算是失戀的一種滋味吧！

× × ×

「我想我應該對她採取行動。」

「為什麼？」

「喜歡她囉。」

「喜歡她什麼？」

「喜歡她的美麗、氣質、談吐，還有很多很多優點。」

「你常和她接觸嗎？」

「唉，很少。」

「那你怎麼知道她有很多優點？」

「我知道你又要說我不夠理智，可是感情的事本來就是不理智的。」

「理智不好嗎？」

「太理智的世界往往死氣沈沈，缺乏浪漫的美麗。」

「太美麗的世界往往是很脆弱的，因為它缺乏理智。」

「怎麼越講越抽象了。」

「隨心所欲應該是很快樂的，但未免流於庸俗。」

「如果隨心所欲的結果無傷大雅，那也就不必太過計較。」

「祝你好運，再見。」

「拜拜。」我的家又到了，可是他的家還是沒有到，就像他的感情一樣……。

×

×

×

蜜蜂的階級是天生註定的，它像枷鎖般圍住每一隻蜜蜂。

任何想跳脫這個圈子的，都將被遺棄。

就像那隻蜜蜂遺棄這個圈子一般。

沒聽說過蜜蜂要革命的。

×

×

×

「今天到你家玩好不好？」認識了那麼久，還不知道他住哪。

「我送你回家。」

「怎麼，不歡迎我啊。」

「……。」

「不歡迎就算了。」

「……。」

我家到了。

五道再見後，他跟往常一樣沿著巷子走下去，所不同的是，他的身後多了一個人——我，我在跟蹤他。

……

原來他沒有家。

×

×

×

逆流而上的鮭魚啊！你為什麼要那麼辛苦呢？

是誰在逼你嗎？還是什麼力量在牽引著你呢？

真不知道應該讚美你的毅力，還是譏笑你的愚蠢。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或許你也在譏笑我的頑固和人類的無知吧。

×

×

×

紅燈亮了，把我們擋在路旁。

左右無來車，闖了吧！

我們一向都是很遵守交通規則的，

可是望著來往的人羣，我們的佇足是如此地突兀。

「人有特出的欲望，使人能注意自己；

人也有平凡的欲望，以免為人排斥。」他說。

「潮流未必是正確的，可是溯著潮流是艱辛的；有時告訴自己，真理未必在人潮之後，可是悲劇的結果是註定的，縱然得不到永恆的真理。」我說。

(故事結束)

×

×

×

獨白——永恆之死

多年前，  
永恆使我失去了人性，也失去了生命。  
那時的我好冷。

如今，  
是什麼使我的生命熱絡起來了？  
是什麼使我重拾機械化的喜怒哀樂！  
啊！多麼偉大的生命！我竟不幸地與你重逢；  
啊！多麼渺小的永恆！你竟想要違反自然而與生命為敵，  
自遠，

你是知道永恆的，  
你也知道善與惡，  
但你可知道，失去永恆的善與惡是什麼樣子嗎？  
失去永恆的善與惡，被偉大的生命操縱著，  
善不成善，惡不成惡，  
善惡豈容交集？

不能！當然不能！  
正粒子與反粒子碰撞，結果便消失了。

啊！這便是自然生命的崇高呀！  
已經好久沒有做人性實驗了，  
這使我由一個旁觀者，漸漸地捲入人性的漩渦，  
或許該是重拾冷血主義和旁觀態度的時候了。  
因為失去了永恆，也就失去了靈魂，  
而沒有靈魂的我，又該如何追回永恆呢？

——在欲望的枷鎖中掙扎、  
在人性的漩渦中翻滾；  
脫去天賦的感情、  
找出行為的邏輯；  
在反射式的應對中濾出理智的成份、  
在機械化的表情裡尋找自己的感覺。

(完)